

村庄的语言

火会亮中短篇小说选

宁夏人民出版社

序一：印象及其他

陈继明

固原有个火会亮，铺开稿纸时，冒出这样一句话。想一想，这话的意思其实很浅近，表明我对固原这个地方是很有亲切感的，而这亲切感是与生活在此间的一些朋友有关系的，比如火会亮。火会亮，姓火，一个热辣辣的姓，而且“会亮”，一个简单朴素的希望。我曾多次禁不住猜想过火会亮的父母，起这个名字时的情态，隐隐然如在眼前，令人感动。火会亮至今没“火”起来，我知道，很多朋友私下里都曾为之叫屈。我接触火会亮的稿子，是若干年前在《朔方》当小说编辑的时候。那时，火会亮是编辑部相当看好的几个作者之一。我记得，我和冯剑华女士，经常手捧火会亮的稿子，啧啧称奇。火会亮的稿子总是抄得很整齐，字迹秀雅，绝无涂抹之

处，甚至没有擦痕和粘补的痕迹。这样的稿子，无论质量高低，都让人偏爱。而经验告诉我，抄写整洁，有洁癖之嫌的稿子，通常也写得不错。火会亮的稿子，还不是“不错”二字就能说尽的。他的句式很妥帖，舒卷自如，不急不躁，骨子里透着安闲和宽容。这样的句式和语态易见于中老年作者，而且也常连带着僵化平庸这样的缺点，火会亮则不然，他的每一篇稿子，都抓得很准，显示出过人的敏锐和机警，表达也比大多数作者更成熟，更老到。我记得，《挂匾》等稿子发出来后，我们都翘首以盼，希望有好的反响，结果却一概默默无闻。这原本也是正常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挂一漏万，通常都是如此。金子是用来发光的，也是用来埋没的。我们得认这个理。火会亮，比他的作品更令我敬佩的，正在这儿。我看到，他总是安之若素，一笑置之，从来不怨气冲天，不“火”冒三丈。而文坛上常见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很多人什么都得到了，还在怨天尤人，很多人功夫没下多少，尾巴翘得老高，而火会亮从来没有半句牢骚，仍旧那么踏踏实实，不紧不慢。先前听说他的一个短篇，被《小说选刊》转载了，他知道后，来了一句：“终于开和了。”我是从旁人嘴里听到的，我大笑不止。笑过之后又想哭。其实，火会亮的境遇，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境遇。这个世界人太多，人和人组成的社会，通常会变得不可接受，这是人的基本境遇，造成这样的状况，每个人又脱不了干系。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家，是最不该埋怨的。他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承受和体悟，另外就是等待。文学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心里有一份真爱，不出名，不“火”，也罢。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是五六十岁才开始写作的，六十岁才出了第一本书，当然，这之前，他在生活、在体会，而且真心喜爱写作，有一颗仁厚之心，出了名之后依然喜欢去酒吧，喝啤酒，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才是令人尊敬的作家。出名迟早，名气大小都无所谓，真爱是难得的，永葆仁厚之心是难得的，不被器重仍然平静地爱着、仁厚着，就更难得。平心而论，我自愧不如。我每年发表的作品不算多，但似乎比火会亮要多，每每有作品发表，我都能听到火会亮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从固原传来，三五句赞扬，或一两句批评，都是真心诚意，不随大流，独抒己见，令人信服，更令人宽慰。一个来自亲兄弟的赞扬或批评，是不含杂质的，令人难忘的。更多的时候，电话里的火会亮，并不谈文学，别的话也不多说，就像是天天见面，

勿需客套。最后的几句话总是：“来嘛”，“来喝酒”，“来走走”。这些话用固原话说出来，显得更加平实家常。放下电话，我总是要生出淡淡的凄凉感来。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很难随便“走走”了，那么，我的双脚被谁捆绑住了？我在瞎忙什么？我相信，每个人如果有机会这样扪心自问，大概都会暗生凄凉的。写完这篇文章，一定要抽时间去固原走走了。

2005.8.1

序二：火会亮和他的小说

石舒清

火会亮

1

有些人你会记住与他第一次相见的情景，所谓第一印象深刻，但与火会亮初次相逢的情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也许是因为火会亮自己的一些原因，火会亮不是一个咋呼的、好表现的人，他是那种怀有相当的自信，却又甘愿将自己埋没在人里面的人。因此虽不能一见之下将他牢记，但交往过几个回合，就会觉得这个人明晓事理，敦厚人情，远不是那种容易记住也更容易忘掉的人。

我脾性乖张，惧怕交往，有时听见电话铃响，瞪着那一个个咻咻而来，煞有介事的号码就是不接，但与火会亮就不同，

实际我与火会亮之间的联系是极少的,他偶尔铁树开花那样来一个短信什么的,我则必须尽快地回过去,好像我们之间有着某种约定,非如此不可似的。

2

1995年,我到《固原日报》培训,与火会亮共处一个月。现在想来,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日子。火会亮敦促我给他编辑的副刊写点随笔,这就使我手上有事,不至于空虚,而他则在忙完编务之余,把稿纸铺开在办公桌上写小说,好像是篇幅很大的稿纸,使人觉得可以在上面往来驰骋,游刃有余,但同时那大片的空白又让人发怵。我当时很奇怪于火会亮能在办公室里写小说,我是不能的。他还讲起他和古原在西吉一所中学教书的时候,夜里两人就各凭一桌,伏案写作,一直可以写到天亮而无倦怠之感。感慨说这样的激情不再有了。我们也谈文学,谈的什么忘了,但当时的那份热诚和投入至今还回忆及。他无意间讲了一个什么细节触动了我,使我历久难忘,几年后真就写了一个《花开时节》的中篇小说,发表在《朔方》上。

3

同时便得知火会亮是很能喝酒的,关于火会亮的喝酒醉酒,朋友们之间是有一些段子可讲的,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联想到火会亮豪饮大醉的样子,很觉得快慰,认真于做人,踏实于做事,纵情于豪饮,加起来,就庶几是完整的火会亮了。

毕竟他是姓火的人,他里面那些烈火一样恣肆难宁的东西,自然是很容易与酒相会,同酒共燃的了。

说到喝酒,我又想起一桩十几年前的事来。

是在固原的一次文学笔会上,大家就喝起酒来了,我是不喝酒的,与酒道更是丝毫不懂,先是一一谢绝着,忽然兴之所至,与其中一诗人作势干了半杯。火会亮顿时变色,把我叫到一边,叮嘱说这样是不对的,要么谁的酒也别喝,要么就全喝,不然就会招致误会。

酒也有道。

不知为什么,我竟记住了这件事,而且过去了这么多年,当时喝酒

的场面，火会亮谆谆告诫我的样子，至今还历历目前，可见此事给我的印象之深。

4

陪客人去过火会亮家里一次。

他家在一个崖畔下面，院子简朴、宁和、干净。在火会亮家的炕墙上，贴有一些窄条红纸，上面写着庆福祛邪的文字，这在回族人家里是没有的，在一般汉族人家里也不常见，因此使我难忘，使我觉得某种传统与文化的东西，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其平淡无奇的背后，总有着某种古奥难测的东西。

也见到火会亮的父母家人。记得火会亮的父亲赤着小腿，好像双脚刚从泥里出来，显得精干、诚朴而又不失礼仪和尊严，就觉得这院子和生息其间的人有着一种天然的和谐与统一。

后来又去看了他们的村庙。

庙在村子的顶端，如一小院落。里面塑有不多的几座神像，在寂寞中满足着似的。香火并不很盛，望着那些披红挂彩、面孔冥漠而又静足的神像，想到一方水土的心意与祈盼，我一瞬间觉到一种近乎古老的温馨和忧伤。

在这样的小村里，出现几个质朴的歌者实在是不足为怪的。

我觉得火会亮小说的气息就是他的这个村子的气息。

我想火会亮要是写好他这个小小的村子，那么在文学上，他无疑也会获得相当的成功。

火会亮的小说

这就轮到说火会亮的小说了。

说过火会亮这个人，倒使我觉得不知怎么说他的小说了。

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说到底都是写自己，你不可能脱离自己去写作，你不可能写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来。我在写作上屡屡见到一些能于粉饰，巧于装扮的人，似乎写作的全部目的就是遮掩自己的本来面目，但老实讲，何其高明的手段，这个自有的面目无论妍丑，却是怎么遮也遮不住的。总能在字里行间，防不胜防地露将出来。

火会亮的好处是 ,他的成长背景 ,他的家庭环境都决定了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种毫不粉饰 ,袒露真我的写作 ,像树木有着根基一样 ,这样一种农耕式的写作其实是最扎实最可期许的 ,如果把火会亮的一篇篇作品比喻成果子 ,那么这一只只果子自然有大小之分 ,但不会有一只会腐坏到不能吃。

火会亮的写作总是让人想起中国作家里一些最诚恳最勤勉的劳动者来 ,譬如柳青、路遥等等 ,在中国作家里 ,这样一种作家确乎是不多的。

因此 ,虽然火会亮于今为止还没有结出一只大果子让我们喜悦并给我们以信心 ,但只要他的果子还在树上长着 ,只要他紧守着他的有根基的树 ,那么大树结出大果子来 ,应该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

2005.8.17

端 午

临近端午的时候,去年的会长抱着一个装过啤酒的大纸箱,递到老蔫手里之后说:“老蔫,今年该你了。”然后,蹲着给老蔫点数去年庄里庙事上用剩下的东西:两盒香表,二十一根蜡烛,还有收粮筹款用过的一沓花名册子。

上届的会长走后,老蔫又把这些东西通通装进纸箱,放在方桌上。老蔫仰面躺在炕席上,屋顶上漏过雨的几个窟窿眼在他眼前忽闪忽闪的,他的心里止不住也就忽闪忽闪的。

会长不是官,不是国家行政级别中的一个职位,它只是高窑这搭民间祭祀设下的一个头头。大大小小的节日到了,会长早早地打开庙门,洒扫祭台,侍奉香火。本来早年间一到五六月时,会长还要留心冰雹大雨,看见山角泛起云团,便快地跑

进娘娘庙 ,压香敲磬 ,意在祈神免灾。但现在人们不信那一套了 ,会长也就清闲得多。会长最忙也最有风头可出的时候是五月端午娘娘庙里唱神戏。唱戏之前 ,会长要去各家收粮收款 ;剧团来了 ,会长要负责安排住宿吃饭 ;大戏开演之前 ,会长还要拟一纸发言稿 ,代表接待剧团的全体村民站在舞台上致个词什么的。

会长不是官职 ,产生也就不经过民主选举 ,它只是按着高窑人由南到北的居住顺序朝上挨 ,挨到谁 ,就是谁。一般人根本不把会长这事看在眼里 ,可对于老蔫 ,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在高窑 ,老蔫属下等村民 ,一是他家穷 ,屋里屋外除了一把庄农外死活再没有个赚钱的门道 ;再就是他为人太老实 ,在庄间抬不起头 ,活了四五十岁 ,除偶尔在婆娘娃娃身上撒点小气外 ,人多处就从没见过他高声说过话。这样 ,老蔫自然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了。

晚上的时候 ,老蔫欠在炕墙上抽旱烟。烟棒夹在老蔫两根骨节粗大的手指中间 ,烟头便时不时地在暗夜中亮亮地闪一下。伴随着婆娘娃娃满炕隆隆响的鼾声 ,新奇的思想便在老蔫的胸腔里窜上窜下。

这一夜 ,老蔫翻来覆去一直熬到天亮。

日头朗朗地照着 ,包裹着高窑的那些厚实的庄稼渐渐地在微风中曼舞起来。靠住村庄最近的山塬上 ,绿色整个儿从塬头披覆下来 ,柔媚一如拖着裙幅的娇艳女子。这时节 ,横卧在村庄以外的那条窄窄的川道 ,成了高窑人眼里一年四季中最清爽烂漫的风景。

没有一丝儿云 ,天空瓦蓝瓦蓝。

趁着好天气 ,依然穿着草鞋的南边的货郎们 ,把针头线脑、明星图片和端午节女子绣花荷包里装的香草用拨浪鼓摇着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送过去。

男人们忙着到集上买香表 ,女人们则整天钻在厨房里 ,煮甜醅 ,做凉粉 ,烙圆圆的有十二生肖造像的花馍馍。

娃娃们的劲头大极了。娃娃们在河湾里的柳树上砍下来一捆一捆湿湿的树梢 ,扛上山去 ,然后在近旁最高的山塬顶上用柴草搭一个高垛 ,让日头曝晒四天 ,等端午节前一天的后半夜 ,东方现出一片乳白时 ,点高高山。

村庄里隐隐地飘荡着肉香。

娘娘庙紧闭了半年的厚重大门也就在晨昏的微光中发出一声一

声吱吱扭扭古朴热闹的开合声。

五月初一的时候 ,高窑的头头们开小会。这是端午节唱戏之前减免不了的筹备大会。开会前 ,村长在高音喇叭里通知应该到会的人的名单。通知的人中有支书、村长 ,一二三四组的组长 ,以及会长老蔫和一个闲汉子老棒。叫到老蔫的时候 ,村长还特别庄重地呼喊了一声他的大号 :高德才。

喇叭的余音在村庄上空嗡嗡喧响 ,老蔫站在屋檐下好半天没醒过神来。

赴会之前 ,老蔫抖抖索索从箱底里翻出来一件深蓝色涤卡中山装。这是老蔫一年中只有正月初一拜年时才穿的节日服装 ,现在拿出来 ,屋子里居然有了一种祥和喜庆的色泽。他穿戴整齐 ,站在当院里稳稳帽檐 ,把前面的两片衣襟扯了扯 ,然后响响地对着大门咳嗽一声 ,吐一口浓痰 ,仿佛自己给自己壮胆似的。

开会的地点在村长家里。开会的程序一般是先由支书简短阐述一下今年端午唱戏的意义 ,支书说 ,唱戏不单单是为敬神 ,还要搞活经济 ,可以动员附近乡镇的个体户到戏场周围摆摊设点 ,开饭馆啦 ,搭铺子啦 ,设照相简易棚啦 ,安录像厅啦 ,等等等等。接着由村长宣布到会的每个人的分工 :请剧团的 ,背个肥羊去打点电管站的 ,负责给演员们笼火烧水的……剩下的就是搞治安维持戏场内秩序零碎事儿了。

村长吧嗒吸了一口旱烟 ,说 :“ 治安这一揽子 ,我看今年还是由老棒给咱们管上。 ”

“ 能成。 ”老棒说罢 ,屁股挪了挪 ,顺手捋一把袖子 ,给会场里的人都露了一下小胳膊上紫黑紫黑的肌腱。

按照老棒的意思 ,今年搞治安的应该弄上十二个小伙子 ,一人一根柳扒条 ,胳膊上再箍个用白广告或黄广告写上“ 执勤 ”二字的大红袖章。

村长算了算 ,花销不大 ,当场应承下来。老棒勾下头捅了捅老蔫的腰 ,占了便宜似的偷偷一笑。

临到散会的时候 ,村长问 :“ 老蔫 ,你看这安排合适不合适 ”

老蔫怔了怔 ,后来明白是问自己 ,就忙往前凑了凑 ,双手扶住膝头 ,躬一下腰 ,说 :“ 好着呢 ,好着呢。 ”

大家的目光就一齐看老蔫。因为唱戏所需的一切花销得靠老蔫挨

门挨户征收,其次就是老蔫的衣服领子非常硬刮。大家觉得老蔫今天格外醒目。大家几乎都注意到了老蔫的那身制服。

高窑有162户人家,家家的院落都顺山脚安坐在塬底的高崖下面。村庄里有一条大路,数十条小路。小路都曲曲弯弯,用碎瓦断砖铺垫成一个个斜斜的坡台,顺墙边直通到有门楼和没门楼的各家的门口。

这样,老蔫就不得不叫上老棒做帮手。老棒推着个放麻袋的架子车,老蔫拿着一沓花名册和一支钢笔。收过的,在册子相应的姓名下划个圆圈,没收的,空着。老蔫划圆圈的态度看上去格外认真。

老蔫也还穿那身涤卡制服,到了人家门口,总是先笑笑,然后接着辈分的大小喊爸呀婶呀,哥呀侄呀,有友好的,就直呼绰号。有些人对他很热情,有些人对他很一般,不过老蔫不计较这些。老蔫觉得,今儿个自己跟以往不同了,有身份了,走在人面前,腰板挺得硬朗,嘴巴上也比原先利索了许多。人们打开门,睛眼不盯别处,总是先带着略微惊讶的神色先把老蔫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老蔫是比平日精神得多了。

老棒说:“蔫爸,你今儿个咋看着怪攒劲的。”

老蔫说:“娃娃,甭胡说。”

老蔫站在路边,嘴角上掠过一丝儿愉快甜畅的笑意。他左手拿住钢笔和花名册,右手伸上去在有包盖的上衣口袋里捏摸着,老半天,摸出来两根雪白的大雁塔烟棒,一根叼在嘴里,一根丢给老棒。

老棒“啊呀”了一声接住,然后顺手把车辕担在一截土埂上。

老棒掏出火柴,用两手掬笼着把火恭恭敬敬送上去。老蔫就佝倒腰,然后钢笔别在上衣口袋里,花名册挟在腋下,双手倒背着不慌不忙地从一条小路向另一家巷子里走去。

这是一户修饰得很好的人家,蓝漆大门,黄铜泡钉,两个龇牙咧嘴的兽头高高蹲在门楼的两边。

老蔫站在门前,用手指弹了一下烟灰喊道:“万财,堵狗来哎。”

万财家并不曾养狗。

喊了几遍,不见人应,老蔫就走上把门环狠劲摇动了几下。还想再摇,门却咯吱一声打开,胡茬青白的主人端着一个茶杯,嘴皮湿漉漉地横在大门洞上。

“叫唤个啥嘛,连续刚刚到好处了么叫唤个啥嘛!”万财一边嚷,一

边把一脸青肉弄得疙疙瘩瘩的。

老蔫故意慢腾腾地把花名册从腋下取出来。

“收啥钱?拿来我看。”万财伸手夺过花名册,瞭一眼,又“哗啦”一声丢给老蔫说:“球,今儿个是崆峒化缘的,明儿又是盖庙捐款的,日的啥鬼嘛!去去去,没钱。”说完,身子一转就朝大门洞里走。

万财三十来岁,念过三年小学,那一年贷一笔大款建亚麻厂,歪打正着,没想几年发了,如今财大气粗,走路时也耸肩踢腿,一副螃蟹样子。

老蔫一把拉住他的后衣襟说:“万财,你不交钱财神爷可不让你看戏。”

老蔫本想跟万财开个玩笑,没想万财突地拉下脸来。他猛地趔回身,圆睁双眼,扬手“啪”地甩了老蔫一个耳光,然后指头点得抖抖地骂:“老蔫,狗日的,你是想咒我破财?老实说,老子看的彩电,睡的席梦思,连洗澡也有乡长给咱搓背哩。钱老子不交,那烂松的戏咱也不看……”万财还骂了许多很难听的话。

一股紫黑的血从老蔫鼻孔里冒出来。

老蔫忙找个黄土疙瘩堵住。

这时老棒就走过来。老棒提着两只拳头,一步一步朝大门前迈。万财瞄他一眼,嘴角向上一挑,极不屑地“嗤”一声,回身“啪”地把大门合个严实。

按照老棒的意思,应该在那门板上踹几脚或擂几拳,但这想法马上被老蔫制止了。老蔫说:“算咧算咧,咱就装上个球。不信人还能霸出头,是敬神哩,又不是再弄啥。”说完,把堵鼻血的那个土蛋又朝紧里旋了旋。

小风徐徐吹来,村头的高音喇叭高唱着雄浑厚古的秦腔唱段。日头刚冒花子,高窑就被家家院落里吱哩哇啦的欢叫声包裹起来,人们忙着往屋门顶上别杨柳枝,用五色丝线给娃娃们戴绣花荷包,绾花花绳。

转娘家的女人出动了,她们提着圆篮,抱着碎娃,穿得花花哨哨一拨一拨从庄子里走过。村前大路上的烫烫土印满了乱七八糟大小不一的脚印和车轱辘印。

日头照到人头顶时,剧团来了。剧团来了一挂班车,一挂汽车。汽

车上装满五颜六色的道具，五六个穿黄大衣留大背头的小伙子高高地坐在道具上，浪声放歌。

车到庄头上，司机按了几声喇叭。“嘟嘟”几响，高窑人几乎同时都从路上和院子里奔出来。老蔫走在人群前头，村长走在老蔫前头。村长满脸堆笑跟第一个从班车上跳下来的人握手，握过了，就回过头让给老蔫握。老蔫糊里糊涂握了很多演员很白很细的手后，团长才从车上跨下来，团长是个胖子，秃顶，走路时像孕妇一样腆着肚子。

村长跟团长握过手后，就一把拖过老蔫说：“团长，这是咱们今年的会长，老蔫。”

团长一愣，嘴里蠕动着念叨了句什么，然后打着哈哈，隔老远把一个巴掌伸过来：“老蔫同志，你好。”

老蔫忙摊开双手接住团长伸过来的巴掌，哈着腰说：“好，好。”

老蔫也在脸上堆出许多笑，显出很热烈的样子使劲捏了捏团长的手。团长的手很圆，也很白，软绵绵的真像一团棉花。

团长朝前走过去一步，老蔫忙又把手伸向后面，后面却是个女演员。女演员两手插在兜里，心绪有些烦躁地看着周遭围观的村民。老蔫就有些尴尬，他把伸出去的手缩回来，缩的时候灵机一动，单臂一摆，又开五指把后脑勺搔了搔，瞬间的难堪这才算轻轻掩饰了过去。

接着是往各家屋里摊派演员。演员们下了车，一个个拍打着头上衣服上的土末，很洋气地在地上扭来扭去，仿佛是表演给高窑人看。高窑的男女老少围在四周，跟演员们拉开四五尺码的距离，都僵了神思，不错眼珠地朝演员们身上盯，心里感叹着，羡慕着。

这时老蔫就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台上大声喊村里人的名字。他拿着花名册，斜叼着团长刚发下的一根过滤嘴香烟，绷着脸，极严肃地在演员们红润的脸腮上扫来扫去。

不大一会儿，演员们被渐渐地疏散到各家。

与此同时，老棒便毫不犹豫地抓住车帮爬上那辆装道具的汽车车厢。他忙乱地帮着布置舞台的后勤人员扛戏箱，抬屏风。布置舞台的小青年们早就跟他混熟了，见他爬上来，其中一个顺手把一根过滤嘴香烟塞到他嘴里，亲热地喊他“老棒”。

老棒咬着烟棒激动地呜哇着表示对对方的亲昵。

戏箱起初是由两个人往上抬，抬了一会儿，大家都满头满脸冒汗，那几个小青年就有些懈怠，慢慢吞吞，磨蹭到最后都溜到墙根下的阴

凉里吆吆喝喝指挥起来了。

“老棒，把箱子挪到后台那儿。”

“老棒，把大屏风扶稳当。”

“老棒，把老包的铜铡扛过来。”

“老棒……”

老棒的热汗浸湿了衣衫，后背上那一块桃形的湿痕渐渐地洩开去，黑紫的脸上一层浮土被热汗冲开一道一道浅沟。他正趴在长梯上往梁顶挂大幕，无意中把拉幕的绳子拴死了，小青年就在底下仰头呵斥：“老棒，咋弄的咋那么笨。”他赶紧嘿嘿一笑，脖根一红。

忙罢一切，老棒的双颊变成了灰黑。一个烫发的小青年拍着他的肩头，顺手递过一根烟来。他赶忙把一双汗湿湿的手在前衣襟上蹭了蹭，接过烟，十分不好意思地说：“算咧算咧，都抽了好几根了么。”

老棒回到家的时候，上房里已躺下了两个漂亮的女演员。

这都是老蔫替他安排的。昨晚夕，他偷偷地给老蔫安顿过，要分，就给他分两个女演员。他喜欢待承女演员。前几年，会长分给他的不是敲大锣的就是管戏箱的，那种人来了，只一个劲儿泡茶喝，眉眼之间没一点儿灵动不说，招待这样的人，走在路上都觉着气短，仿佛自己哪里不如人似的。

今年倒好，两个女的，都还是名角儿，一个唱过三圣母，一个主演白娘子。两个仙女把自己带来的铺盖垫在他家的老羊毛毡上，头脸齐地抵了墙根仰面而卧。

老棒走进去，瞄一眼炕上的女演员，喜得咧嘴朝旁边的厨房里喝道：“狗娃哎，你妈弄啥哩，咋还没给演员端洗脸水嘛。”

厨房里传过来女人闷声闷气地回答：“早端咧，吆喝个啥嘛。”

女人对他的过分殷勤显然不满意了，嘀嘀咕咕还骂了一句什么。他走过屋门，见地上有湿湿的水痕，一缕怪怪的女人身上的脂粉味淡淡地在屋内飘荡。见有人进来，两个女演员都微微欠起身，一看是他，就重又躺下。他很想和演员们说点什么，可女演员慵懒地躺着，只把高跟鞋底和圆圆的屁股对着他。他心里就有些不自然。在屋地上蹲了片刻，猛然想起什么，就又颠儿颠儿跑出去，把一个红胶泥炉双手搂抱着从柴房里远远地端过来。

两个女演员腾地从炕头上坐起。三圣母留剪发，白娘子束马尾辮。

白娘子说：“喂，老汉，你是不是想喝茶？”

老棒嗫嚅着：“不是，不是，我是想给你两个熬两罐罐，你看这大老远的。”

三圣母说：“你快别打扰了，我们晚上还有演出。我们不喝罐罐茶。”

两个仙女说罢，重新躺下，老棒只好又迟迟疑疑把泥炉端出屋来。

吃饭的时候，白娘子疑惑地拿起一个花馍馍。白娘子只知端午节要喝雄黄酒，却不清楚还有人要吃这样弄得五颜六色的花馍馍。她指着饼子上一个个圆点说：“喂，老汉，这点点不会有毒吧。”

老棒微微脸红了一下。他脸红的主要原因是白娘子年龄跟他不差上下竟然称他“老汉”。他说：“啥毒哩，这是我们这搭的风俗嘛。”

但女演员还是用指甲把那花点细心地抠下来，堆在桌边。

头一盘菜是炒鸡蛋，第二盘是煮全鸡。这是老棒家唯一的一只下蛋母鸡。为给女演员煮这只鸡，老棒曾跟婆娘结结实实干过一仗。老棒说：“人家是给咱唱戏，大老远的，咱舍个长毛的东西算啥。”

老棒端着热气腾腾的鸡，笑呵呵地从厨房里走出来，走到上房窗根下时，他听见两个女演员凑在一堆儿嘁嘁喳喳说着什么。他不觉放缓了脚步儿。

白娘子说：“凑合着，吃点吧。”

三圣母说：“我不吃，你吃，你看他那脸，那手背，端盘子哩一根脏指头就在菜里头泡着呢。”

白娘子说：“不打紧，不打紧，山里的人，哪有那个不脏的。”

三圣母说：“反正我不吃，我一动筷子就恶心。”

白娘子还想说什么，大概听见了老棒的脚步声，就轻轻嘘一声。老棒在屋檐下站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朝厨房里喊道：“狗娃，叫你妈把那两碗酸汤给端进去。”说罢，蹠在台阶上，嗤一声扯下一只鸡翅膀，连骨带肉满院吆喝着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夜幕笼罩下来的时候，戏台前亮晃晃一如白昼。架在近旁柳树柯杈上的那两个大喇叭吵翻了天，一会儿锣鼓闹台，一会儿又是胡笛调音。台下的观众伸长了脖子闹嚷嚷地朝四下里瞅。

戏台旁边的照壁上龙飞凤舞挂着大红海报：今晚演出《五家坡》。

《五家坡》是高窑人极熟悉的一出戏，几个老汉拄着拐棍朝戏场里

走的时候,嘴里已经哼哼吱吱念叨起戏文了。一群多嘴多舌的婆娘们凑在一堆猜测:王宝钏谁扮,薛平贵谁扮,中间王爷升堂的时候吹不吹唢呐牌子……

老蔫慢慢地从戏场后面走过来。老蔫今天晚上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在开演之前的大会发言,这是老一套,虽没有人吩咐过但他还是做了充分准备;再就是监视万财来戏场这件事。他来看戏之前,已侦察到万财的小儿子扛了一把红漆靠背木椅,放在戏场东边一个位置很好的角角子上。座位至今空着,看来万财是非来不可。他对此做了一番周密的布置。他提前送给老棒两盒接待过演员们的好烟,悄悄安顿,让候在附近,只等万财露脸,首先由他上前质问,然后再让老棒稍微撕扯撕扯,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的皮也美美地臊上一臊。为了不过早暴露目标,他选择了墙根下一块暗处屈腿蹲下。

这时候,人们闹嚷嚷地直往戏场里涌。台前的一排大灯亮得连帐子上乱飞乱撞的蚊虫也能看得清。一个化了妆的演员从大幕后面探出头来瞄一眼,台下就一连声地喊:“呕儿,呕儿。”

人窝里渐渐地乱起来。人脚跟不动,身子却是忽而摆东,忽而摆西,就像六月天麦地里起了大风。

老棒“噌”地跳上旁边的一个高台,把挽着大红袖章的胳膊故意亮出来喊着:“嗨,嗨。”

没人理他那一套。有几个小伙子趁混作乱,“嗷”地发一声喊,竟一下子从后场蹿到前面几个头发梳得很光亮的女子旁边。

老棒气红了脸。他一把抽过一根柳扒条,一抖,一转,长长的树梢就像舞动的鞭子一样狠狠地朝人堆里抽下去。有人哭了,有人大骂,那腾起的尘土也像雾一样缓缓地朝四下里散落下去。

老棒蹲在土台上,嘴一张一张地直喘粗气:“日他妈,还欺负人哩。”坐在中场的几个老汉就隔人头给他扔过来几棒卷烟。

“老棒,把狗日的抽。”

“老棒,好好弄,明儿个到我家捣罐罐茶去。”

人们渐渐安静下来。老棒悄悄地转到后场墙根那儿,接过老蔫递过来的一根烟,点上,眼睛朝东北角子上望一眼说:“狗日的,怕是今晚上不来了。”

老蔫说:“甭急,三年总等他个闰腊月哩。”说着捋一把袖筒,两脚乱倒着变换了一下蹲坐的姿势。